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遼鎮保守要務

余歷北平幾十年，劄遼二鎮邊事，備稔之矣。守劄鎮易，守遼鎮難。何者？劄鎮將庸而兵弱，所恃者山險火藥耳。遼鎮雖木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補也。若夫遼鎮軍雖猛而寡，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寧前三百餘里，遼墻未築，藩垣無恃，火藥未備，克敵無策。一遇有警，聽其擄掠，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目。

凡邊類中
皆此可舉

今遼東欲覓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爲燃
眉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
道闊三丈餘卽以其土敷我溝裏築爲堤岸如長嶺
然待伏兩寶堅上築高牆一丈基濶五尺平身去處
留以牆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
燬臺一處周以堞口蓋以敵樓草創之時上牆草屋
以蔽風雨可也其牆則一里一舖置以火藥快鎗每
敵臺一座多備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來攻則以快
鎗擊之填壕則以火砲拒之彼不能近吾壕安能填
吾溝耶既不能填吾溝安能踰吾牆耶此目前之急

務也。備此着三年可完。若夫築土墻、創土城、六年而後可至于修磚墻、建城池、九年而後成。遼鎮之事、大率九年完固矣。誠如此、雖有十萬之虜、莫敢犯也。可保百年無事矣。至若寧前一帶、數百里、居民鮮少、地土荒涼、蓋人之所以不居遼地者、以虜人易掠而度日之苦也。誠將被虜餘地、盡數查出、除遼人耕種外、先儘充發之軍。每軍一名、多則給以百畝、少則五七十畝。許其耕種、不許變賣。一切錢糧、永爲蠲免。有關西情愿應役者、投充一名、亦照此例給種。每一二里或十餘里、令築小墩城垣一處、以備慮患。則貧窮之

家無故而得百畝之地，既不費財，又不徵賦，彼將視
為樂土，携其父母妻子而願歸之矣。

遼東區畫

自虞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東遼為營，西遼為幽，然山
東與遼中跨東海，形勢懸絕，舜時營與青，其相統屬
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
東亦分屬於青，是其中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
均之為青州焉，則其貢賦之轉輸官屬之朝聘，其往
來通道，舍海安之乎？可見古人聯東海之兩隅為一
州，以海為通衢無疑也。自遼入我，朝除北自遼陽

以遼系之

山海則孤

沈一線也

以遼系之

山東則全

有百餘也

通海運市

細貫於山

東無與備

去全歸也

想可令取
顧之憂
心背之補
一策也
奈何以爲
孤才說况
我。不。圖。而
。有。先。焉
者。能。不。懼
乎。

舊城南抵三岔河關。棄與朶顏三衛無論已然東西
相距千五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七百餘里。雖三面邊
虜。一。面。距。海。據。其。形。勝。而。安。輯。之。有。道。亦。足。爲。東。北
之保障也。國初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

海舟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故遼兵
頗忠勇。亦以饋餉充實故也。自海運革而遼之兵食
多匱乏矣。雖東北上達多屋居火食較之正北達虜
勞稍易制。然殷鑑不遠遼也。金也元也皆起跡東北。
實有不可忽者。且我朝建都燕地不徒宜大與虜
爲鄰。患在肘腋。而朶顏三衛反在遼之內地。所恃剷

鎮耳。山海關一線之路。萬一中阻。則咽喉既塞。彼遼陽一鎮。不特不足爲京師之障。而束手無拯。援之策矣。縱使海運未可遽復。而沿海擇要害之區。許通市。船使商旅貨販。由海往來。則魚鹽穀粟一通。而一鎮軍民財用自足。設有緩急。亦可恃以無恐。聞成祖皇帝欲建總鎮于開元。而經營未及。就緒正。今日所當講求焉。遐想往古。山東遼東合爲一州。先王計慮何深遠也。故國初出登萊。以餽遼陽。我聖祖之睿筭。謀國者其審圖之。

山海關說

山海禹貢冀州之域書曰夾右碣石此其方也。周
朝洪武創建城池關隘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
燕京列爲畿輔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
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
一視扼而塞之其爲力甚易其功甚鉅也。采顏散處
舊大寧地那山海諸邊之北也。自居庸抵山海依山
阻險設關寨墩煌營壘數十百所。遇厥出沒可謂盡
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

遼西區畫

古遼西郡卽舊設大寧都司內轄綿川全寧及大寧

興和民衆富庶金源惠和武平龍山等縣是也契丹號爲
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
中其東南四十里爲松林松林水出是爲廣河犬山
深谷幅幘千里馬迂崇隆迤逶亘京師之西山內有
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
百里山高而長水潤而衆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招漳
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
自日本可以通穢狔穢狔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
沮古爲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
經唐恩浦口或經穢狔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

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我太祖驅逐胡元

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管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朶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大寧旣棄則開元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擣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

舟師進于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未易言矣。

薊州總叙

薊州京師左輔也。

拱衛

京師密邇

陵寢三屯營

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

我太祖既逐元君，廼卽古會州

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

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

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

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

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

與之，授官置衛。

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撤江環繞，誠自然之險也。

北虜不敢內侵山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黃花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
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爲更當增戍。而關
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
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
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設有關城。
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
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
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
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
甚爲差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徧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管叅將止五十里、
西至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
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臣巡撫
駐劄其遊擊駐三屯管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則
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統
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
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
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
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叅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
林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
指揮五于永平、山海、遵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
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管以總鎮焉、后惟關獨
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而已、嘉靖十八年、巡
撫都御史戴金題准復、而舊制更相防守、今關營

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復將誰譏？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爾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儉修關，嚴烽達諜，不可一日不講也。

薊鎮建置

薊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

銀二萬兩絹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朔州處置

朔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

三屯管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管豐潤之南卽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薊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此皆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密雲有總督軍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古地方無重臣以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也合無將遵化巡撫衙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海衛山居守重臣身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通查閱亦嚴

剡鎮開梁以防虜

晉劉清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歲二千頃景元車西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剡西北逕昌平盡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玉海山川考曰剡州漢陽有平虜梁傷海穿槽以避海難又于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虔所開也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夷則在能者圖之而已

剡鎮各關口要津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
歷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又
一十四關口至峩眉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
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
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
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
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
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
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
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

北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邇直此黃龍
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薊州重屯山後小醜
漫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爲應援

薊遼移兵要地

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鄭涿檀順七州在
山前新僞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
併契丹所自取管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
是以來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
人自損其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
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

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太宗又于此建都，是誠萬萬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岡疊障，環而繞之。東極平醫巫閭之境，爲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嶂，爲外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以爲外障。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異時有患，未必不出于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蒞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後使之永無外患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基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爲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

之境。

劄鎮撫賞長策

夫宣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諳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話者則全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

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需索今獨不可遴選而勸懲
乎謂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
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
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
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卽以軍法
從事而劄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旣卑微人復
瑣猥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甚至有
私賂虜人求免目前如潘一正者夫劄鎮撫賞凡十
一處而叅將凡十二人今叅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
主賞非計也請各邊之賞皆令叅將主之如石塘路

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卽移叅將駐關而革本
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卽移
叅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叅將移駐漢兒嶺
墻子路撫賞則叅將暫革馬蘭路叅將移駐正關松
棚路叅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
駐捺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
并入冷口一處聽賞卽移叅將駐冷口石門路叅將
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 準不援遼東則
叅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叅將皆復舊額又省提調
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

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秦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兀捏帖睦兒再傳而絕右都督曰革木于帖睦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曰打都惟朵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睦兒五傳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蘭台襲職生九男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卽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兒三傳爲朵兒干又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孛羅繼之今襲者曰把班通其所屬計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

系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皆強橫夷人到一路則擾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剡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宣大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卽西置丙兔于洮河，東置趕兔于剡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投順矣。夫祖宗之于兀良哈，旣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爲雄，不相統攝，處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屬強虜，且東自剡鎮，西至

洮河以萬里之邊疆盡屬一夷之鈴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蚤見而豫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兔亦復跳梁矣

薊鎮險隘

秦築長城由山海秦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薊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牆畧備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說拙如膠柱敗若權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

有三。有修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于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十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卽死。馬食草卽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棚寨。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

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爲上策、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滾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狼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剗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

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遊剴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卽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刷脩成險隘積滾木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罅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行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虞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灰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

走不能越，存孝遂技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關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鷄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道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從某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劄營，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

八系類考 卷三十一
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
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
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
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三鎮形勢總說

部落渙散強逼邊求永清二酋久配優賜志望無厭
而又姻連上蠻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
爲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墻烟火在望鐵
騎馳騁頃刻卽至况老酋聚牧各部版嚮虜情所根
呼吸異態則大同爲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

饒瘠士民貧困板升降入親戚潛通撫臣既達人心
易搖况太原河東久所垂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
山西爲先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
三處黃把車史之夷其險絕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
守一而戰九墻但據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
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奄至也山西撫三而守
七蓋以虜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徧老孤危西河乘
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
疲癯悉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
戰者僅一萬餘人以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

之

六關總叙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鴈門徧頭寧武隸山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亘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閼狄藩華險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湖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庸左轉益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

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可一人，卽札八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商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鴈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

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夫環戍卒荷戈守，吏辨符行者，脅有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後，高者入賂，通者奸關，廢鑿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覈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申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直隸三關

居庸關

隸薊州

所轄撞道等口墩塞七十有三城二堡

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

俱無在城橫石牆一道

共馬步官軍一

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

俱無在城橫石牆一道

共馬步官軍七

百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

小石城一座

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

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拓峪等口三十七

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有共鎮邊城一座內除長峪城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

一

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荆關

隸保定提督

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層春秋輪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

粉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馱鎗馬八十

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三

內除浮圖峪口

共馬步

官軍二百三十三員名

浮圖峪口

馬步官軍四

十三員名馬八十匹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 共馬步官軍

二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

謀保定提督

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四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

內除插箭嶺口

共馬步官軍四百

九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

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 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四十一員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
亘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閔狄藩華
時用大矣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腸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大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
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

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邢洺遂入齊魯已巳之難虜有謀奪
紫荊窺臨青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重哉

宣府總敘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

右冀州之域秦爲上谷郡漢以下或爲縣或爲州五代石

晉時入金遼爲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爲宣德府論設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太祖驅胡元混

一天下盡徙其民于關內，置其地爲宣府。洪武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于懷柔，統衛十九，分五路，或化初增羊房堡，俱鎮城耕牧之所，設兵戍守，五路各設參將一員，管堡緊要處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于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太宣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元與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徙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入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
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驟達然長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
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
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
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
邊儲一節則兵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守謙
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麥之積多至有六七年
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版儲蓄瓦礫

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糟之勞，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

宜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則空運之策可行也。又按邊軍月餉法，日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日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緩之節

不亦難哉說者謂亦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十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于歲例內曰買者補賞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

屬所六十六

城三馬步官軍一十

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

一百五十三石有零開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宣府總說

太祖起于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向而乃南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匱困及渡河北指彼恒遜而無戰故嘗恭爲之說曰太祖之渡江而南

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太祖之
定都于金陵也。則以親享則賦之便故也。成祖始
封于燕至靖難之時。以燕薊寧谷之兵內向。遂成再
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構之燕京。夫豈好爲
勞哉。夫亦觀虜勢之尚強而慮相傳數百年之後處
于金陵則遠且忘備。故舍見基而就新構。既都之後
又勤。三駕示掃除也。故嘗恭爲之說曰。成祖之
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都而
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
兵馬之利故也。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

年燕遼代谷之封。割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畧。最久且備。夫亦以都在遠而尤勅其防乎。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運。河濟之轉漕。殫竭群策。悉賦江南以雲集。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已已不戒。雖虜入居庸。而終恐兩鎮之擬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出者。于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由薊鎮而不敢復窺上谷矣。若使常時。嚴蹕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于再則一山之限。萬全之慮。未必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宣府其或有欲馬之擾乎。宣府

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
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竇未塞則葛峪之敗
可懲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
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
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沿諸處宣府次急者也
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
量力期于有成而七中路既城然自四海治而西至
永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尚
孤于是萬達又疏曰自永寧墩歷鵬鶚長安嶺龍門
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連

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永措兵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旣成而龍門黑峪之路不通則應援之徑未便于是督臣逢時撫臣先令疏曰北路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保之大衙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險若遂爲修墻斬崖則滴水靖胡旣有柞口之內邊又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漢入犯有警自龍門之黑峪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暮

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
剗入犯諸臣始議掣宣大之兵馬以衛南山督撫移
鎮懷來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險絕不至于是督臣崇
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宣大山西之兵併
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士馬疲勞致踈本境之
防宣大則內顧外踈供餽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掣
門戶之兵以守堂奧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
衛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其境
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 畿輔
可保無虞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

八編卷之三十一
三
愈壞是守宣大乃所以奠南山守南山乃將以棄宣
大也自是罷宣大援南山而督臣不至懷來歲所省
不貲也或曰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入大
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
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
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
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單守南山
其計不亦後乎

山西總說

宣大全理邊務而山西則半撫綏宣大之撫臣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爲聯絡本一省事也自寧鴈旣以爲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爲蔽虜一闖入責相牽連于是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于足然計當時虜患正據王議者以爲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鴈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鴈而遂萃其責于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

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衆而一偏老以爲資則無守而不固。今旣分其力而退守則見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合狹而就廣。是守偏成或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則惟虜之不入已矣。則山西失守之責可坐而策也。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而分開府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固四鎮則不當腹有陝西撫臣。然而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邊計也。而山西撫臣獨使其春在省而秋在邊。然則

陝西撫臣于延綬甘肅遠矣而下寧夏爲近獨不可
使春還長安而秋駐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
嘗罷不設也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屬之腹衷竝
列爲封守而卒以竝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屬之
設關過也而以責之一人非也偏老之有寧屬猶宣
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荆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
順天紫荆不隸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爲重門也
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爲其足以辦偏老則凡
乎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爲寧屬之計者舉爲冗濫無
益之費若以爲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則何以異夫

今之縣令責其輯牧里戶矣而又許其別派於民以備逃亡之類也虜人偏老繩之以邊臣失守之法且曰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鴈矣里戶逃亡繩之以有司失牧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備逃亡矣不可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者以萬曆元年新收考之在大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與焉山西之民所以俛首而輸者以其足蔽我以生也而辛丑之驚澤潞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聞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柴

荆得大同之敵而無大同之輸山西以全晉之力仰
給三關乃猶不免于被虜也。茲豈非設官分守之有
未詳乎。故愚乞 陛下割偏老以南寧鴈以北特設
一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宜大而開封府于偏關
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鴈門
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寧武道于偏關以爲分守而
苛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于大同
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畫關南而守之使
得其整暇與監司冀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徭均
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

州二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遏衝突偏關叅將換駐寧武其鴈門以北巡按事宜亦或以并于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俱仍其舊此非臆說也設巡撫于偏老而不涉省城所以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割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截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于沿邊也則尺寸在驥固爲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于關南也則撫守俱舉不以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逸處寧武以陸百里之邊付之副使與副將虜人方款貢已

萬一狼心忽逞烽火再燔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撫臣專膺其責而獨山西一省踈其中空而誤于選制是使全晉之背開一謾藏之窞而以大同河東誨盜解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而後九邊皆密而無隙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爲非虛且自添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收全守卽增一巡撫不免于廩餼吏書紙劄之供計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縣往來叅謁之費而足使山西得並于陝西保定以下爲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有利于社稷

山西外三關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
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
草料軍自行放牧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二
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
草十一月至三月支每匹每
月支草三十束料九斗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
七十五匹草同上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絕險虜人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紫荆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人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迺冀之北境舜巡狩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國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蓋

重之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以一字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寔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大同總叙

大同古雲中地，川、虜、平、衍。

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無山設險。

故多大

舉之寇。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二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

西則平虜威

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

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人順聖諸處之

衝。

比二邊俱壞，虜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

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

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偏頭寧武屬門自西延東三關並盡西盡黃河東岸
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
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
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
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
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
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
寬復設偏頭寧武屬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
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
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往牧之虜防守尚

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
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
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
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
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
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
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
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
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

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
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攻
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
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
無警矣

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
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
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
葷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

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

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

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

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

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

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

折銀一兩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每匹折銀錢

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
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爲密通登牆則虜在其下平
地則虜或在山有跋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借撫臣等
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
百里皆平曠無關閉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
未貢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
後進猶有幾不免者其在今日誠邊民之快觀也中
間有新工未接而舊牆尚存者則類垣敗壁僅存形
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折精

而入者夫亦爲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耶夫一家之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袒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爲備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之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殘掠之禍率均九邊而共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墻無以拒虜而墻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潰以入險設崇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墻臺既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乘則大同之民庶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按載籍自嘉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

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薊鎮。豈所謂先其
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
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
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
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羸且灰也。近以修工。亦
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既貢矣。在薊亦不過以修工
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
舍已私人。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卽不終罷者。
且暫留以爲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
同據一郡。雖無起運。而有存留。民之被殺者。其戶絕

年藩籬之限、于我啟疆年來徵兵益戍、較昔頗密、而虜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內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難、而生番中阻、傳不聞及西、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虜疾馳飛度、速于風雨、如往事者、則寇在郊關、我猶坐待爲患、豈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華夷、憑城禦侮、卒難侵暴、招撫生番、餌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符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哉、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國初置岷州
衛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
散處于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
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輸年貢進以爲羈縻之術天順
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
日益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賓服第海虜渡河有不可
一日而忘備者查未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
守亦足扼塞

西周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國初置所隸岷州
境內西番七十二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

俄奈事端
必言之非
於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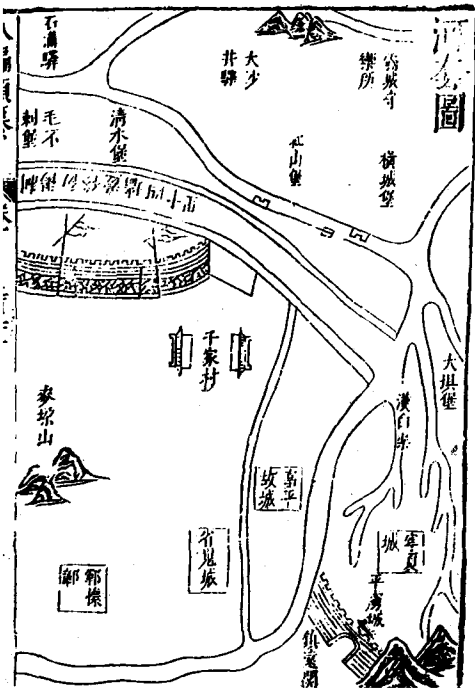
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固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防河套議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瑒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管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

黃河兩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
海子山火石腦兒藤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
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箭馬營等處共立十三
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
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上平漫難據已
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
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薜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
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管堡咸爲
稽考詢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珣之策且曰曾銑
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泗水圖



興武營

盤池驛

安定堡

常川

寧保堡

隨子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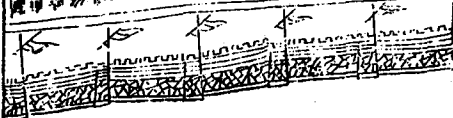
鐵柱泉堡

北島

池

明城驛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邊防王制額里四十四圖邊防修政府制



舉城泉

禮花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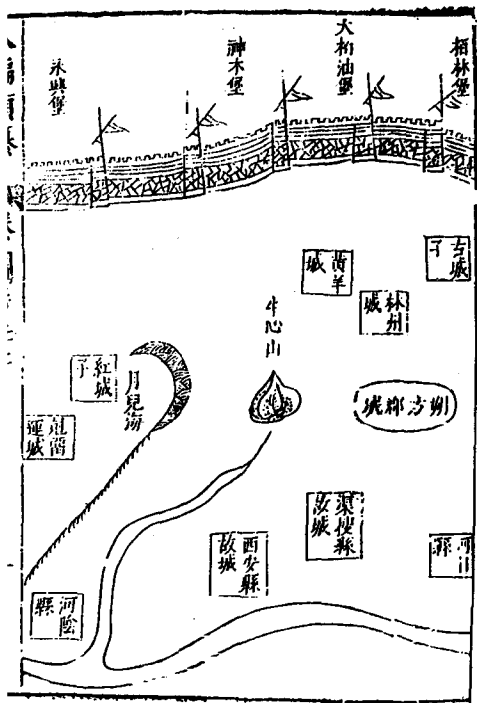
紅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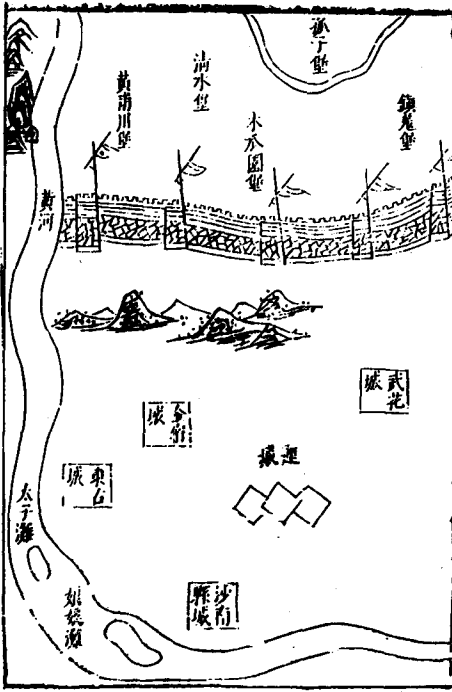












河套地處表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畧西至寧夏鎮地畧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

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處置

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淑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矣。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遯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
上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
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
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
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
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切
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
套則賊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固
生民塗毒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我皇上乎
築邊之議爲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

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必坐困
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
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
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陵旣昭賊膽應
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
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然河套旣
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爲邊則河套未棄虜
患何時而息乎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日須
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
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沿河修築

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須善其勢實難今
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
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
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
賊賊未膽落輒與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
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
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雖在兵
精食足以時而春蒐于套秋守於邊如是二年虜勢
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
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

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爲閒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訪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勇于驅馳，旣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

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
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
大畧也乞 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
俟其膽畧漸雄于焉昭 盛明無外之度闡 皇上
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
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
則順天以動豫在中師吉矣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
以往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
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
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

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驕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叅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宜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

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
寇，倘套賊敗，必將逾河而逃，騰兵秣馬，又可以收
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臣昔提
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
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
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
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
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
個，硝磺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

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磺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允當。今陸運之害，奚啻萬

萬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潛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撥，潛河務在疏通。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蔚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鬥。若選作土

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爲士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士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士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人誰爲嚮導。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

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疏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越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

木石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邕州舊城
東村堡移出高漢嶺嚮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
出十頃坪大兔猾堡移出嚮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
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
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
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
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
梁堡摘官軍哨守又各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
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
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懸俱于附近官軍量

人參考集 卷三十一
揆守瞭北而沿邊一帶空達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可以搖振軍威矣從之

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墻創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坏土者延綏邊墻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管計四百四十

里實計應築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牆百里每里築牆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女牆高四尺五寸內女牆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加之高并垛牆共三丈上蓋平房一間卽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人矣自一里以至於百里皆然也但于百里適中去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官聽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叅或遊擊將軍也副叅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

之于百里之中，置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寬
遠，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
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關門者，二
重門，疊壘扁鑰完固，通哨探出奇伏，皆于此門。凡一
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堡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叅遊擊
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圍之畧也。
自第二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
爲偏將者二，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
爲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
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牆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

人通于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有邊墻敵臺以爲憑據有燧烽烽燧以爲瞭望有堡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墾田以脩屯政以資衣食墻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卽以築墻墻高池深零賊毋敢近邊脫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十數萬衆傳報營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

既有七千餘人，又調墻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墻邊往來，如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以數十里之墻，計其堞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一堞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虜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軍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關門之外，賊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墻深池，

隔之彼之強馬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
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鎗飛砲連珠佛郎自高臨下發
疎擊遠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
迎來之誚以主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
必固之道也或曰此牆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
守牆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
右隣之牆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牆守兵須移
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乎蓋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
官軍之奔馳者皆鱗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牆上往
來一時卽合一時卽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

曰邊牆僅支零賊難禦大虜臣曰難禦大虜者先日之邊牆也果實加高厚之工人致死守之力則金湯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村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況于大邊塞乎會總督廷綬邊牆疏

榆林總叙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邊牆東起黃市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

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日
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
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
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
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
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
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
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
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嘉、靖、七、年、

鎮城餓莩幾萬，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疾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毒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今三邊藹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肅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于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于

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二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楊昇上疏曰。阿羅出住

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
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
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僨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
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
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于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
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
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
設迤左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
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撻志且負邊

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于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按嘗視師延緩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榆林達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幕勢極衝險國
初爲榆林莊奉綬德衛屯所已巳之變東勝失守始
築榆林城成化間金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綬鎮
於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翺楊瑒諸人首
以築牆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
之起黃市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
墩八百餘所分東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
弘治中火篩竊渡吉囊猖獗而延綬之患滋

寧夏總敘

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

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六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
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
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
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道矣。所據賀蘭
山後虜城
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築
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此變襲必由之路。築
塙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
楊一清、王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
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
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纏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
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

則堂與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
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任套，不嘗間有連
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
出，則解嚴。至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
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
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遊騎出
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
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
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管，令三百里之間，旌
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在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

堡

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陁

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

甘泉紅柳榆樹等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

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雖水泉史巴都

等處築牆。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

世之利也。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

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抗雄。敗後山前。遂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

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

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弛。至正德則

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

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

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達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

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先年套內零賦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掠掠花

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賦絕無。數百里間。葦地盡刈。孳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鹹濕塹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峽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腰粟。掠掠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

築橫牆二道以隔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陰大溝一道受連東螺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墜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塋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北外有舊邊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塋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地圯葦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于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塋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其北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圮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

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興武韋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竝列而環慶開城諸

內地藉以藩籬未欵之先議者患其株保于橫城而花馬池之備屹然巨防也欵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韋鳴沙之間若堂與故經制在所緩焉平虜單弱中衛孤懸邇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關墩抵黃河百八十里蓋已築有邊墻匪直捍中衛所以固廣武玉泉大壩之外扇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墻置墩而打磴歸德諸口創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本我中原土宇棄爲胡馬住牧之場苟不所以復之恐平虜之守不可因莫若乘今日之欵增兵以固平

虜徐以規黑山鎮達之復使平虜絕騷動之患鎮城
免軼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平虜城在寧夏鎮
之北百二十里蓋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達打磴諸
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小
風歸德鎮北宿崑黃峽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
最邇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墩而打磴歸德之
隘修明烽達墩居民視昔頗稱泰寧唯是逼隣套虜
僅限一堵苟非修戩具作銳氣恐終無以自保也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鑿巡撫寧夏導河漑田之事而有慨焉霍

公韜奏議謂自陝西築爲邊牆窪爲溝渠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脫巾枵腹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置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遘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有之有大江黃河

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扼虜方冊，昭然，奈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

寧夏等衛圖說

冬防，則山後之虜，梯山衝關，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虜，踏水四馳，黃河之險與共之矣。

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邊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卽傾，易築土邊，庶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爲。